

G U N I A O

孤鸟

王鸿达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204809573

I247.5

457



孤鸟

王鸿达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
创意策划：马合省
封面设计：安 璐

孤 鸟

Guniao

王鸿达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625 字数 300 千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5 001—8 000

ISBN 7-5317-1251-2/I · 1187 定价：19.80 元



王鸿达，一九六一年出生在黑龙江伊春林区苔青小镇。曾就读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当过代课教师、警察、文化馆馆员，现在大庆市文化局创评室从事专业创作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合同制作家。

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迄今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刊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。有作品获东北三省文学奖、黑龙江精品工程奖和公安部“金盾文学奖”。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或被改编成电视剧。

目 录

代课老师.....	1
农家肥	22
六 指	35
孤 鸟	49
雪 祸	70
不被他人伤害	82
生命的故事.....	120
尼克医生.....	134
无雪的日子.....	150
城市生活.....	162
正午的阳光明亮.....	176
调 动.....	186
同 行.....	195
愤怒的陈大.....	205
狗 命.....	217
套 户.....	256
最后的猎人.....	270
野罌粟祭.....	285
忧郁的白桦林.....	296
氤氲的雨.....	312

羊在秋天里死去.....	333
夏天的困惑.....	339
死羊眼.....	381
土豆地.....	392

代课教师

山下地区经市里同意，招一批代课教师。刚刚参加完大专、中专、技校招生考试的应届、往届的毕业生们，又扒了一层皮，走上了考场。有两个考生终于忍耐不住，当场晕了过去。招考自愿，谁不想多一条出路，多一条希望呢？往年地区取上的大专、中专、技校的人数，只占应考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九。这样，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一的人实际上是处在绝望的煎熬等待中。七月流火，在小兴安岭最北部的边陲镇上也是一样，毒日头！也有人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大江大河都闯了，还怕小河流里翻了船？”说这话的是王云。王云的老师就是出题里面的。区教育科的一辆旧帆布吉普车把他们拉到了五零，那儿是边防军驻地。“关押”了他们一周，山下考完试了，才放他们下山。语文试卷上，就有王云老师讲过范文的四十分题。一张榜，王云果然考中了，名字排在八十个人的前面。

区教育科给他们办班，由刘瘸子科长作“师范”。刘瘸子原来是省城师大毕业的，不知怎么来到了山沟里，腿也在文革中不知不觉弄跛了一条。他就一拐一跛地走上讲台，“哧啦——哧啦——”往黑板上凶狠地写字，粉笔末儿乱溅，像是跟谁赌气。断了三根粉笔，才将两行粗硬的字写好：教师是人类心灵工程师！在太阳底下，再也没有比教师这个职业更光荣的了！——一个是加里宁说的；一个是夸美纽斯说的。他阴沉沉地说。对着下边八十个人类心灵工程师说。一时，下边鸦雀无声。王云瞅瞅左右，左

右“工程师”们的脸上都写着：庄重、肃穆、神圣。表现得和昨天不一样。昨天还是一副嘻嘻哈哈、大难不死侥幸求生的嘴脸。王云后来读到了《圣经的故事》，就断不住想像耶稣布道时的情景。刘瘸子走下讲台时，形象就被破坏了。如果不是他讲到的教师仪表美，谁也不会死盯着他美不美的。讲台是用水泥抹的，约有三十公分高。刘瘸子的右腿比左腿短缺十公分。刘瘸子讲到最后的一天课时，把要讲的都讲完了。讲得很激动，好像回到了年轻时，阴郁的脸上泛起一道红光。就忘了拿倚靠在桌腿上休息的那柄王八骨头木拐杖，掖起桌上的夹包就走。左腿刚迈出，身子就成九十度转体，“扑通”——做了个很滑稽的单臂回旋“侧身翻”。奇怪，竟然没有人笑，仿佛那是很成功的高难动作。倒是刘瘸子自嘲地说：“地不平，地不平呀。”很快站立起来，拎过王八骨头木拐杖，抬起一只手，捋了捋跌乱了的长长白发，潇洒地向后甩了一下，就一颠一跛地匆匆走了……接着，“工程师”们鱼贯而出，走到门口，就有人不自禁地回头甩了一下头发。出来，另有两个女“工程师”两腿笔直修长，却也一颠一跛地走起来……做匆匆潇洒状。

一周的“师范”毕业了。接下来就是分配去向。“工程师”们又从心灵深处紧张起来。已知系数是全部分往山上，未知系数却在十个林场中择其一。都希望能分在离地区近的一场、二场……有的“工程师”就忘记了身份，做起不怎么神圣的事情来。知徒莫如师，刘瘸子看穿了弟子的心理。当场宣布一个，开出一个调令，断其后路。王云是第一个被宣布的，去向：克林。王云走过去，把那纸调令团团巴塞进了兜里，冷着脸走出了教育科。

“该死的刘瘸子。”出来，王云恨恨地说。

克林比十场还远。那里着过几次山火，把原始森林就差不多烧光了，一直没建成林场。落下几十号人马，在那儿安了家，和几户从山外逃荒来的农户一道开起了农场。山上无霜期短，也打

不出什么正经粮食，上边也不给任务。他们就自给自足，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。有时地区就把那地方忘了，这次招的代课教师原来并没有打算往那里分。不知怎么，刘瘸子想起了这个鬼地方，擅自做了主张，给了分配名额。

王云也擅自做了主张：不去。就在家里一天一天呆着。呆得无聊了，就去地区惟一的那家百货商店逛逛；再到惟一的那条汤旺河边遛遛。河边没别人了，就一个人对着河里滚来滚去、忽明忽暗的影子，瞧。一天，百货商店门前堆满了人，王云也凑过去。那张让雨水冲过的“录取代课教师”的红纸上，又新贴了一张红纸：录取备补代课教师，有二十人。在备补教师名单下又登着他 and 二、三个没报到的名字，限期报到云云。他刚要走，被人扯住了：“你还没有走噢。”王云摇摇头。扯他的人是李为国，他们是一届的，备补名单上有他的名字。“那正好，我们一起上去吧。”李为国拍了他一巴掌，两眼放出光彩。这小子，手劲还满大！

李为国是大班的，王云是小班的。小班是重点班，十个老师保十个学生。大班相对就剩下一个班主任负责了。这是校长的主意，这样做是鉴于前两年高考，地区中学剃了“光头”。在学校里，小班的学生是很少和大班的学生来往的。李为国对王云也只是名字上熟悉而已。

李为国去王云家找过两次。开始，王云还说 he 不想去。李为国就把从内部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王云：这批招的代课教师，代满一年课后就转成正式教师。王云听了不禁心动了。他虽说大江大河都闯了，可能不能“闯过去”，还很难说呢。如果“闯不过去”，岂不白白丢了这次机会？想想，还是做“两手准备”吧。

二

别的林场每天都有往返的运材车可搭。他们就得等或者一个

月，或者二三个月才出窝的一辆老式解放车改装的“敞篷车”。开车时，大胡子司机一遍又一遍喊：“还有没有要走的！还有没有要走的！”仿佛是要开到国境线那边再不回来似的。车上的人开始说说笑笑，东张西望……后来就说累了，望累了。一座山，又一座山，被车慢慢地扔在了身后；又一座山，一座相同的山迎面挡来……车在盘山公路上开，就好像总是围着一座山转磨磨。连远处绵延起伏的青黛色山峦，近处陡峭峰壁上青苔嶙峋的山石，和匆匆闪过龟裂着深沟树皮的红松根部，都一模一样。抬头望天，天也是一样的。人就困了，头耷拉在肩上摇。三摇两摇，撞到了另一个人的头上。刚想张嘴说句：“对不起。”张眼，见是车厢板上弯曲支着的桦木梁柱，就恼恨地说：“这鬼车。”

鬼车开累了。鬼喊了一声：“放水了。”走下路边草棵子里，对准一株都柿秧，“哗哗”射去。车上又跳下几个男客，跟着效仿，“哗哗哗……”很粗野地响成一片。湿漉漉的空气中，飘来一股臊气味。有两个落后的男客，怕车跑了似的，没等系好裤子，就转过身来，那玩意儿晃了晃，把尿撒在裤腰上。车上的女客见了，就在鬼字前边加了两个字：“缺德鬼！”徐雅平一直把脸转向路另一边。李为国、王云、刘世森挤坐在车厢角落里。等“缺德鬼”们都上来了，车又哼哼呀呀开动了。

天从早上起来，就这么一直阴着。一声不吭，既不打雷，也不下雨。灰蒙蒙的，泛着苍白。如同刘世森的脸儿。刘世森生就一副又矮又瘦的身材。早上来时，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行李卷，一卸到车上就卸出一口气来：“唉，又上山了。”在他们四个人里面，刘世森年龄最大，二十三岁。他和徐雅平比李为国、王云高出三届。毕业那年还没实行高考，他分到了八场青年点。第二年开始高考，他就下山在家“泡病号”复习，一气就复习了三年。三年泡得脸白得吓人，像真害了一场大病。

大胡子又下去撒了泡尿，蹲了一次“点”，就不再下去了。疲

惫不堪的车哼哼叽叽咽了气。也不见车上的男客往下奔命，而是长长地伸了个懒腰，抖落抖落瞌睡，哀叹了一声：“可他妈的到啦。”王云他们这才知道了克林。

空气中透着一股与山下不同的气味。睁大眼睛四处撒眸，模模糊糊有几幢木刻楞，埋伏在稀稀拉拉新生出的杂树林子里。一片过火原始林中，站立着一排“老干”。树冠都没有了，剩下光秃秃炭黑的躯干。躯干很粗，两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。看得出，都是有着一百圈年轮以上的红松树种。此刻，默无声地排列在那儿，成了废材。有些“老干”年头久了，就横七竖八地卧倒在山坡上，如一具具焦黑的尸体，开始腐烂风化，黑乎乎的，把本来绿色的山染黑了。风吹过山坡，就卷起一阵细碎的朽木末儿，往上甩扬……空气中夹杂着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。四周空旷、苍凉、荒漠、寂静。

“要这玩意儿干什么，没鸡巴用，你们能来这疙瘩，就是一家人啦。”撕巴撕巴，调令就成了几截卷烟纸。管理员问他们抽不抽烟，他们摇头不抽烟。管理员就熟练地卷起一支，叼在嘴上；然后下炕给他们倒了几碗茶水，晾着。

他们几个颠簸了一天，颠是颠饱了，就是口渴得厉害。李为国等不及，要凉水喝，说他在家喝惯凉水了。管理员就拎来一把长满锈迹的大铁壶，倒了一碗。他接过张嘴就往下灌——

咕嘟——扑哧！“哎呀，你这是什么水呀？”一股浓烈的土腥味，冲得他差点没倒过气去。他借着蜡烛光，看了看碗里的水，又看了看桌上的水，都是黄色，奇怪地瞅了瞅管理员。

“嘿嘿，喝不惯吧。这疙瘩都是这水，我在这疙瘩喝了二十年了，慢慢就喝习惯啦。”管理员说，露出一口黑黄色牙根。

王云、刘世森、徐雅平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敢去动桌上的“茶水”碗。

管理员领他们去食堂吃饭，对那里的人说：“来了几个代课的，

管饱，弄点下肚的。”

很快端上来一盆炒肉，味挺香。又端上来一盆黑面馒头，是农场自己打的麦子。四个人不再犹豫地吃了起来，把满满的一盆炒肉吃了个精光。吃完巴嗒巴嗒嘴，不饿了。

“好吃不？”管理员问。

“好吃。你们山上的猪肉还挺瘦哩。”李为国还说比他家养的猪，肉还好吃呢。

“你们吃的是豕肉哩。”

四个人这才觉出味道和猪肉不一样来，但比猪肉香。他们虽都生在林区，也只吃过山鸡、野兔什么的小野味。吃这么大的野牲口，还是第一次。因此，不觉肚里有了新鲜的满足。

管理员把他们领进一间黑洞洞的木刻楞屋里，说早先有几个上山下乡的地区知青在这儿住过。里面贮藏了一屋子空荡荡的松树油子味。管理员打发人来给火炕烧上，又给他们留下一根蜡烛，走了。徐雅平安排在食堂，和值班做饭的女工住在一起。

“连个场长也不接待。”王云说。

“管理员好像挺大的官。”李为国说。

刘世森没有吱声，占个炕头先躺下了。夜里，从挺远的森林里跑来的风，刮在窗上塑料薄膜上，呼扇、呼扇响。王云新奇了好一会儿才睡着。一会儿，又听见刘世森被炕热得翻来覆去折身子，右边李为国响起了挺尖的鼾声。

早上，刘世森还躺在被窝里，光线透进来时，他才看清，一截露出墙皮的光滑红松木，被人用刀刻了几个字：上厢（乡）下山万岁！”

三

学校埋在一片小白桦树林中。两幢长房子，像两节脱了轨

的车皮，被扔在了荒郊野外茅草丛中。草房顶长满了杆蒿和薇菜，落叶松板墙壁，外面糊着厚厚的黑泥巴，爬着青藤。房前、房后、房山，七斜八竖地支着粗粗的柞木圆柱。圆柱上，生出黑茸茸的木耳来。没人采，就烂了，粘乎乎的，顺着倾斜的圆木，流淌浓浓的黑水。太阳一晒，又凝成黑痂。

管理员把学校老师从家里找来。一个男老师，一个女老师。男老师姓赵，四十岁左右，身板瘦瘦的，肩膀往下塌，眼睛往里眊巴着。一直听他“喉喽”气喘，是个严重的气管炎。女老师叫杨喜芹，年纪不大，像个小学生似的，拘谨略带好奇地看着他们。

“王迷糊呢？”管理员问。

“校长去挂鱼去了。”赵老师眊巴眊巴眼睛，“喉喽”气喘地说。

离这里八十来里路，有一条通向中苏边界线的江岔子。当地人吃鱼，就骑马到那条河里去打。

“这个王迷糊，就好这两口，夏天下下挂子，冬天遛遛兔子套。”管理员不知是叹息，还是夸奖地说，“你们放心，他不会严管你们的。他要是捋一口酒，你就是掘他祖宗，他都乐意。”他总算交代完了，就哼着小曲走了。

第二天，校长回来了。卷起的裤脚、袄袖里，卷着一股鱼腥味。一张嘴，又带出一口酒气。就笑嘻嘻地眯缝着眼睛说：

“老赵，下个通知吧。”

赵老师就去找来一张发黄的白纸和毛笔，写了个开学通知，贴在了场部门前。

“头两年呢，有知青帮着代一代课，知青一走，场里就没有能识文断字的啦。”校长说。

他们这才知道学校已有三年没开学啦。

哩哩啦啦几天，学生才三个、两个地上来。开始还有些陌生，后来就疯打疯闹，渐渐地，把长满没膝高的荒草场地踩平了。把在

教室里做窝的黄山獼子鸟、白脸山雀，撵到了林子里。擦干净黑板、长条板凳、长条板桌上的鸟粪，就叽叽喳喳抢座位，像一群飞回自己窝的鸟。学校总算有了一点学校的气息。

校长叫王云教“初中”，代语文、地理、历史三门课。原来是赵老师教历史。赵老师就说：“应该、应该，你是地区高中生，又年轻。”赵老师像卸去了一副重担，“喉喽”声也小了些。王云一想自己报考的是文科，就同意了。刘世森和李为国都报考的是理科。说到谁代理科课时，校长就说：“小李子年轻，就小李子代吧。”好像只要年轻就行。刘世森脸上掠过一丝不快。他只好教四、五年级；徐雅平教二、三年级；杨喜芹教一年级。一个年级一个班，一个班二十几个学生。年龄都比较大，到了初中六、七年级，都十七、八岁了。学生中就有人问李为国的：“李老师你多大啦？”问的是个女生，叫于玲，是农场场长的女儿。李为国不好不答，就说：“我一九六一年一月生人。”那个女生想了想，算了半天，才说：“一九六一年生人是十九岁，我今年虚岁也十九啦。”李为国就不好意思地脸红了。想想，也是，他们也是才走出校门的高中生呢。

赵老师不教课，就在屋子里和人闲唠嗑。唠累了，就出去清清嗓子，咳嗽一声，吐出一口黑黄的黏痰；直起腰，呼上一口气来，憋半天，等脸憋得紫红，才放开嗓子：“上课啦！”接着又是一阵大咳……学生就很害怕地跑回教室。以前是校长吆喝，现在校长把靠窗的惟一那把木靠背椅给了他，他就替校长坐在那里了。校长有事就到学校来一趟，没事就不知道往哪里转悠去了，一天也看着不着他的身影。

赵老师一上午出去清理两次嗓子，上午就变成了两节课，中间间隔的时间挺长。和他唠嗑时间长了，也没啥可唠；也不愿看他“喉喽喉喽”憋得青紫的脸色。刘世森就拿过一本初中数学书翻了起来。李为国说：“要是支个篮球架子就好啦。”王云也抬眼向窗

外看去。操场上，徐雅平和杨喜芹正领着一帮女生在玩老鹰叼小鸡。她俩跟着一队女生一起跳跃，一起扑闪，一起惊呼；就显得很活泼，很漂亮，很迷人。杨喜芹的脸蛋看上去比徐雅平还耐看。谁会想到，这里黄浊浊的水土，还会生出这样俊秀的女子来呢。

她后爸和她睡过。窗前，赵老师头支在桌上，“喉喽喉喽”喘着，眼睛似睁非睁。他说着杨喜芹，她十五岁那年，和她妈一起嫁给了她后爸。她妈看她后爸老想和她亲乎，就想把她嫁给傻舅表哥。但还是让她后爸把她“睡”了。这儿的人，不分辈分，不分男女，都挤在一条火炕上睡觉。

“畜牲。”晚上回来，推开宿舍门，李为国张嘴就骂。

“你骂谁？”刘世森正在洗脚。他先回来的。他以为李为国骂他把昨天他们接剩下的雨水都用光了。

“我骂杨喜芹她后爸呢。”李为国没好气地说。

王云感到要吐什么东西。

四

赵老师家起土豆，六、七年级两个班停了课。叫王云、李为国带着，领到了他家土豆地里，他老婆已四处借来了十几把二齿子，十几只土筐，放在了地里。男同学刨，女同学用筐捡土豆。旁边的地里就有人羡慕：“还是当娃子头好哇。”也有的学生家长见了，喊一声：“大柱子！中午不等你吃饭喽。”人多力量大，不大工夫，一大片土豆地就起完了。赵老师就过来说：“两人一伙，再遛遛，别落下。”男同学就又拿二齿子，女同学又拎筐；在地里遛了一遍。捡回几个土豆崽和刨半拉的土豆。这边，赵老师老婆扛起半麻袋土豆，肥硕的屁股扭扭搭搭就走了。李为国和王云，也一人扛起一个袋跟上。赵老师拄着一根棍子，在地里游来荡去，又指挥同学两人一筐往家送。

傍中午土豆都运回来，在院子里堆成了个山。赵老师最后跟了回来，站在院子门口，对被汗冲得花花脸的学生说：“快回家去吧，省得爸妈等啊。”学生就一个一个花花脸走了。

回头，又对王云、李为国说：“进屋吧，进屋吧。”他俩就进屋。傻坐了一会儿，并不见赵老师进来。刚要出屋去，赵老师陪着校长走了进来：“坐呀，坐呀，今儿个，我请客。”话落，赵老师老婆就端着一碗锅蒸的白肉进来；又端上一碗清炒白菜片，一碗炒土豆丝和一碗酸辣菜。赵老师老婆是朝鲜族人。赵老师往一个二大碗里倒了满满一碗老白干，捧给了校长。校长接过来，“咕嘟”搁了一口，似喝凉水。李为国、王云惊大了眼睛。校长落下浅了大半边的酒碗，用三根手指平端着酒碗，递给身边的李为国。李为国明白过来赶紧说：“我不会喝。”校长就平端着。“喝吧，喝吧，这是山上的规矩，都得喝。”赵老师说。李为国见推不掉，就生出一股勇气来，抓着碗就往嘴上送，“——扑哧”，进了一半，喷出一半，那一半正射进肥肉碗里。王云在家时就不爱用一个碗吃饭吃菜，更何况几个人轮着一个碗喝酒。他寻了半天，在碗边寻到了一个掉了碴儿的缺口，别人的嘴都不触那个小三角口。他就小心翼翼把嘴贴了上去，抿了一口；嘴就火辣辣起来，忘记了干净。又转了两圈，李为国就有些醉了，红公鸡似的脖子歪伸着。王云肚里也火烧火燎地难受，这是他第一次喝酒。倒是精瘦精瘦的赵老师，喝进半碗酒后，咳也不咳了，喘也不喘了。夹起厚厚的肥肉就往嘴里咽，一连叨了三四筷，就露出油汪汪的碗底来。“吃吧，吃吧。”并没有人往那里伸筷。

下午，李为国和王云就躺在宿舍里没起来。晚上刘世森进来说：“校长叫你们。”王云问：“干什么？”“他请客。”李为国迷迷糊糊望了望地上他肚里的东西，摇了摇头：“不去了。”

后来校长又来找我，他们还是去了。桌上已摆好四样菜：一小盒清炖鱼，一盘花生米，一盘煎鸡蛋，还有一个午餐肉罐头。校

长没再叫他俩喝酒。他俩就向盒里伸筷捞鱼吃。校长和刘世森喝酒，一口对一口。刘世森有点酒量，喝了挺长时间才红了脸，就说：“校长，你家什么时候起土豆，告诉兄弟一声。”校长就说他懒得种土豆，又没养猪。刘世森想了想觉得过意不去，又“代表”他们说：“校长……我们哥们跟你铁定啦……”校长打了个酒隔，说：“唉，你们也不易啊。家有五斗粮，谁当孩子王呢。”他们几个听了，心里酸酸，住了筷。刘世森像想甩掉什么，甩甩脑袋，端起桌上的酒碗：“来，我们一起干啦。”四个人就转圈搁了一口。到了刘世森那儿，他一仰脖，就全干了下去。王云第一次觉得，酒能让人激动。

五

山上、山下是两个漠不相关的世界。山上没有电话，没有林区常见的有线广播喇叭。场部有一台旧收音机，一打开，只能收到“叽哇呜啦”谁也听不懂的语言。订的报纸，看到时就成了“合订本月报”。再快的电报，也只能等慢悠悠的“敞篷车”捎来。因此，与山下惟一有联系的就是“敞篷车”了。

“敞篷车”一来，大人，小孩相跟着围了上去。大胡子就挥着两手说：“起来！起来！”又想起了什么，就停下了手，问了一声：“谁叫王云？”人群就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。半天，才有个学生模样的小孩说：“我去找。”就跑到宿舍去喊：“王老师，有人找你！”……王云出来了。

“有你的一封信。”大胡子郑重地从驾驶室铁箱里拿出一封信来。

王云被一种预感攫住了，那是一封挂号信。

他慌慌地接过来，急急地撕开，一抖，就抖出一颗晃眼的太阳来……